



紹述先生文集

十

15  
2124  
10





和信  
2/24  
10

紹述先生文集卷之十

男善韶 校



說類  
讀孟子說

人之為事有有所為而為者矣有無所為而為者矣  
有為所當為而為者矣今夫人之有疾病患難也不  
顧其為之而後有利耶有害耶惻怛之心油然而發  
匍匐而救之此無所為而為者蓋見孺子入井則非  
納交要譽之私而忽爾怵惕知牽牛鬻鐘則非以大

紹述先生文集 卷之十 男善韶 校



易小之計而忽欲廢之此人之本心也堯舜之仁覆天下亦舉斯心而推之焉耳故其民熙熙皞皞自順帝則而不知為之者也譬猶子之於父母受罔極之恩而無報謝之詞若夫人之有患也意其有他日之報而救之欲其得仁者之名而濟之使人知恩之出於已而欲求其所欲此有所為而為者霸者之事也故責包茅之不負者非尊周室而齊桓以強其國信守原之義者非敦禮義而晉文以服其民此宋牼之所以為孟子所斥也其或見人之患難其心雖憇焉與已不相涉而曰理之不可不為勉強救之此後世

學者以理御物之事其設心雖非不仁而亦非自然也蓋良知良能不待知慮而能者人人固有之本心也豈待勉強造作乎哉然人能施之于其近而至他人則恬不顧慮此所謂不推類者而其卒也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雖父母之至親不能保之也此先王之所以仁為本也而其當為而為當不為而不為及夫悖逆亂賊之害吾仁者有所懲艾而後義行矣民胞物與之間施有差等不奪其序而後禮立矣知其不可須臾離焉而不失斯可謂知矣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七篇之言其緒雖多莫不自此而紬繹



焉

君子不謂性不謂命說

性者人之稟受也命者人之所值也貴賤貧富所值各不同而不能皆得遂其性之所欲也故君子各安所值而不必求遂其性之所欲也故曰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人倫之間有正有變所值亦不同而性之秉彜皆可以進者善也故君子務盡其性而不徒諉之于命之所值也故曰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上性字就聲色臭味而言下性字就其可以為善而言然其為稟受之性則一也上命字就貴賤貧

富而言下命字就人倫之正變而言然其為所值之命則一也皆就氣立言而未嘗涉乎理也舊解上下二節性命字理氣交互而說最難辨明或曰聲色臭味是在外之物欲之者性也然則仁義禮智是主彼而言是主此而言曰此四者皆主彼而言父子之相親在仁君臣之相交在義賓主之相接在禮賢者之相知在智若或彼不盡其道而待我不以其道則是在我之不幸焉耳故曰命也若在我之道未盡則不須言命也大要上節主意在安命而不縱性下節主意在盡性而不諉于命

正德二年壬辰八月廿四日



說墨

文房之友三，而筆與硯經古賢之評章，而或銘焉，或傳焉，制作紛然，唯墨未聞古之聞人褒稱之，顯於世也。豈陳玄之德不及二者耶？將不幸而不遇古之賢者如昌黎子西者，發其潛德耶？吾知其說矣。研堅厚而重，以德見，取筆銳利而快，以才見，用唯墨也。挺然其形，黜然其質，非有照乘之光也，非有鏘然之音也，非有組織雕鏤之奪人目也。其才與德之不見於外者，然也。宜其未遇顯人之揄揚也。然則果不及二者耶？曰：不然也。方其未用也，固如不及二者矣。及磨之

紫潭之心，點之，粲光之面，傳聖賢之彛訓，託千古之往蹟，光彩煥發，震耀宇宙。於是乎照乘之珍，不足以比其光也。鐘磬之音，不足以比其宏也。組織雕鏤之文，不足以誇其華也。而陶之德，穎之才，亦不媒是以交，則不能相和，而亦無能播其美也。甚矣有肖乎君子之德也。予居恂恂，非有智慮聞識，強有力之駭人也。及其施利人澤物之功也，顯焉而德普晦焉，而言傳自後世見之。若無斯人，則不可以為斯世也。古之聖賢，大率類此。南都千年之古都，而器備工作多遵法，故而墨最著焉。古梅園主人松井氏亦世其業，而



製最精世稱豐山香頃巧四方諸君子之作以顯其美而亦介人需於予予固非其人也然主人晦迹市區崇尚文雅何其所執之肖所業者也因為說墨以贈之云

正德二年壬辰之春

尚志齋說

人苦於無教今聖賢之言布在方策諸儒先達翼而傳之者無慮數百家終身受用有不能盡者矣既有教矣苦於不知教今方寓治安戶誦詩書才英之士萃古聖賢之言而聞之不異於耳提面命既知教矣何以成德達財者之希耶蓋苦於無志焉耳股野生

廷幹仕于播之龍野鎮今在京肄業嘗以尚志名齋頃將寧親告歸巧之說嗚呼以尚志為號既知所本矣自古聖賢以志為言者多矣况近時王伯安朱伯賢諸儒有說警學者皆可誦而服也吾亦何贅焉但志不患於不立而患於久而渝吾子尚其志終身之間視之如一日則何不成德達財之為憂是為尚志齋說

正德癸巳

其本說

仁義之為美人豈不知然不知其所由以本故常以為難行而不肯行所以聖賢之示人徃徃示其所本



使人知下手之初有子，所謂孝弟者其為仁之本，與及孟子所謂四端之心，良知良能之說是已。人若不<sub>レ</sub>知其本，苟已知其本，充斯心以及物，則仁豈遠乎？然非為務其本，則人道盡乎此也。蓋人道之極亦自此本而立也。然則知本之說，學者入門第一義，所當先講求者也。真柄氏世宦于越之府中，弱而好文，嘗以其本為淵，請說于子。蓋取有子之語也。為述其大畧，以期後來之遠到。正德癸巳之秋日

存亭說

聖賢之示人有告入門之方者矣，有指標準之地者

矣。有傳終身之工者矣。夫心一也，曰求放心者，入門之方也。曰從心所欲不踰矩者，標準之地也。曰存心以仁者，終身之工也。何者？平素實行妄作，不知仁義為何物，則將何所下手教之？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使人悚然做懼，有悔往咎而求新益之意，故不曰修身之道，而曰學問之道，可見聖賢地位固不止此。向上猶有許多工夫。在若夫吾人平日所從事者在仁以存心，禮以存心，而使心與之習熟，此終身事業也。及其至也已與道一而聲律身度心不踰矩之盛，可庶幾矣。今玩其語曰求放心，曰存心，孟



可

子固為學者言之矣其曰從心所欲者夫子自道也然學者之於聖人其所期望以為至者則不為不以為標準而思企及之焉森下氏之二子籍于京師而官于肥之佐賀俱及先子之門仍從予學有年矣長曰賢啓次曰元啓皆嗜學而飭行元啓請名其書室因命以存亭又請其說為綴數語以遺之云

正德五年乙未之歲重九日

大而化之之謂聖

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集注云大而化之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趙岐則曰大行其道使天下化之是為聖人當從趙說何者孟子以伯夷柳下惠

為聖人之二子或德乎清或德乎和而有迹之著莫甚焉然則不可以聖人為無迹若以無迹為聖人則孟子不應以夷惠為聖人蓋化之云者非自化也乃化人也孟子言夫子之德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又曰有如時雨化之者易亦曰神而化之皆可相證矣孟子又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蓋以致人之感化為聖德之至也先儒或云夷惠為聖人傳者之妄想以無迹為聖宜其有疑于此也

己亥五月廿七日



健亭說

人不患無志而患志之不繼志之不繼何哉為無剛健之德故也故在易之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蓋欲人體乾健之德以進于道也海保氏之近世籍東武以豪閭私淑先人之道有年矣請予命別號欲其勉而不已曰為健亭說云庚子之夏

浮屠五戒說

聖人之設教也量其輕重緩急而為之斟酌劑量使之順於人情通於天下而準之萬世而無弊者也故其於事也有許而戒之者有戒而不許者有不足以

為戒而置而不言者一與一奪皆有權衡豈比浮屠之不酌輕重大小槩而施之乎哉許而戒之者酒與色與肉也聖人豈欲人之沉湎冒色暴殄天物也哉然宗廟朝廷之間鄉黨僚友之際射聘冠婚之儀有灌焉有酌焉有獻焉有酬焉以將其禮以合其歡不可以其末流之弊沉冥淫酗而一切禁之索莫廢禮唯恐其三爵之後屢舞之僇側弁之俄以伐其德乃剛制之故詩寓賓筵之戒書載酒誥之訓禮有百拜之儀而夫子又既許其無量而復戒其不及亂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際天地之會繼宗廟之後男



有室女有家此人之大倫也不可以株累之縲蠱惑之溺而禁之昏嫁廢其大倫唯恐其惟薄不飾惑以喪志故取法于關雎述戒于墻茨既曰目之於色性也而又曰戒之在色也七十不可無肉賓祭不可無牲弱之肉強之食不可以不殺唯恐其濫傷物命長其殺氣故躬遠庖厨無故不殺方長麇卵亦皆有禁故夫子鈞而不網弋不射宿皆仁之至而義之盡得道之中者也若夫人之為詐也必嚴禁遏不少恕之乃曰言不忠信雖州里行乎哉又曰勿欺也此戒之而不許者也至於偷盜其惡最甚然聖人之言千岐

萬塗無毫滲漏而終無以此為戒者豈以此為可為之事乎哉蓋教之所施在乎人之可為不可為之間而至於必不可為則教不可施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而不戒則敗禮失度故有教焉人之無信亦或有之則亦不可無教若夫至於偷盜則人之所不可為而為之則非人也故聖人之不言非不足以為戒也本不可為戒也若誨以勿盜則是待人以盜者而非所以教人也有人于此盜一物對而不言則彼乃深耻或開徒善之途若戒以勿盜則廉耻道消彼將曰戒我以勿盜則是待我以盜也不特不弭盜之



心且長盜之心無所忌憚也若夫僕隸下人尚可戒之至於王公大人亦豈忍出之於口哉此蓋不辨事之輕重與人之淑慝以一切之法槩而施之也豈有對天下之人一皆以勿盜併與飲酒好色而共禁之乎哉聖人許不許可不可之間其權衡精矣佛氏之徒不少優劣均而列之或比之於儒之五常者過矣况盜與詐其罪重而酒與色其事輕而今均而五之則人視以一之其實輕也而強而戒之則人必易犯酒與色與肉是也其既犯之則其實重也者亦不憚犯之必至於詐而盜矣故以謂不特不足以為教且

失所以為教不特失所以為教且使人無所耻焉

元祿

八年乙亥正月二十一日

曾哲言志說

大抵聖人之言後世所以不免有紛紜之說者本由不曰聖人之言彼此參攷以究其意趣之所在而輒執己見妄生意解也如曾點言志章或以為放蕩略濶之語或以為機用現前之言蓋其言宏洋自肆似非尋常之語故後之讀者費許多意解而竟不得聖人相與之意矣昔者夫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孟子曰若琴



張曾哲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又狀其言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不掩其言焉者也孟子曰曾子為狂者將何據哉亦因其言志而知之也故識孟子言狂之旨而後曾點之志始可明矣識聖人之常言而後聖人所謂狂者亦可知矣夫孔孟之道不外人倫而立言亦不外人道而取人人道之極至堯舜禹湯而盡矣然則孔子不得中行而思狂者之進取將何進取耶蓋欲進造人道之極也孟子狀其言曰古之人古之人亦將指何人為古之人耶亦指堯舜禹湯為古之人也是知曾點之言志乃想望堯舜至治光景之

辭與夫子之思三代之英及聞韶夢周之意適相投合所以夫子之於四子獨曰與點也若夫子路之強兵冉有之富國子華之禮樂雖皆經濟之急務而皆止於一方局於一事不足語聖人功化之全也若使曾點之志得行則普天率土自致時雍之化三子之所志自在其中矣然使曾點為之亦未必如其所言此孟子所云行不掩其言者而所以為狂也蓋狂本顛狂之稱內不量已外不揆時必欲行聖人之道猶喪心之人不知進止故名之為狂也後世不得聖人言狂之旨遂為佯狂自肆超於禮法之稱與接輿原



壤之徒同其倫者非矣。夫子又嘗曰：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肆則不拘，蕩則放。於禮法之外，曾點豈古之狂歟。

靖軒說

播州佐用士人岡田氏名光佃，嘗請別號曰取周書所謂自靖自獻之語，命之曰靖軒。靖之為言安也。箕子在殷之末世，告微子以各得其心之所安，以奉其君。云爾。然得心之所安，豈止出處進退之間為然。凡人之於事，不安於其心而能合于道者，未之有也。宰我欲短喪，則夫子告之曰：女安則為之。齊宣王欲興

甲兵，危士臣，攝怨於諸侯，則孟子告之曰：然後快於心。與若夫陷溺之甚，事之不合于道者，雖或忍為之，而反求諸己心，則必有不安者矣。此人之本心也。所謂學問之道，亦在乎擴之而已耳。欲子之事必考之于道，能得其心之所安也。為之說以贈之云。乙巳三月

達齋說

千里之路雖遠，而積步不止，則可以致矣。千歲之日雖久，而積晷不已，則可以至矣。人之進道，何以異是。自男唯女，諾之始而有可以進善之基，此乃仁義之根苗也。苟勉焉不已，因事增長，則為聖為賢，孰能禦



焉故從上聖賢之教人其言雖多而皆莫非所以使人長其善崇其德也孟子特括之曰擴充其曰達曰充亦莫不然蓋人無有所能者而不能推之于事所以雖有可以為聖賢之資而克至于聖賢者幾希無不有所能者人性之善故而推之于事事者乃擴充之方也道在通顧人之力行如何焉耳蜂谷義三生在都講學有日矣稟朴而業苦頃將歸于脩中嘗請立號為寫達齋二字贈之及其求說也為叙其言以期遠到云

正德二年壬辰春三月

一亭說

獅

小出君重元久慕吾先子之道屢通書問以叩道要嘗請智仁勇三德解常秘重之屬者求予該三德以立一說予謂中庸曰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仍請以一亭表之君肯而請其說夫三德之說先子解之已詳矣吾復何言請論所以一之之義先儒謂一即誠也夫謂誠則一則可矣訓一為誠則不可矣若其通前後而見之則曰及其成功一也曰其所以行之者一也則皆為同一之義然施之于此則涉泛然不切故先君子定中庸解斷為專一之義蓋行三者而欲其專之也仁而雜之以殘刻



則不仁。智而雜之，以昏昧，則不智。勇而雜之，以懦弱，則非勇。嫗煦姑息，世之所謂仁也。而為仁之賊矣。敏捷苛察，世之所謂智也。而為智之賊矣。悻戾忿狠，世之所謂勇也。而為勇之賊矣。故一則不雜，不賊，而德有以立矣。二則仁非其仁，智非其智，勇非其勇，不唯不能成其德，而還有以害之焉。一之義大矣哉。

敬恕說

應倫中木下  
侯家人懇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執事之敬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恕之要也。夫執事而敬，則持己不苟，怨而行，則待人，不刻求仁之方，莫近於此。故夫子

以此答仲弓，其旨深矣。此學者之所當佩服者也。賢

己丑之  
歲書

忠恕說

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孟子曰：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古者學問之有益乎人，如此其盛，而今也不唯不見其益，而或貽之害，其故何也？古者之學，務養其善，後世之學，專攻其惡，其說雖如相表裏，而其弊大相懸矣。務養其善，故修之于身，則充其善，而惡自消治之，于人，則成其是，而非自遠。所謂志仁者，則此事而其所



以求之方則曾子所謂忠恕而已矣夫者乃是也忠者  
 盡己之心恕者付人之心其事雖異而皆莫非於接  
 久交物之間務盡其心乃所以為仁也苟使天下之  
 人從事於此則君子而愛人小人而易使君用之而  
 安富尊榮子弟從之而孝弟忠信其效豈不美乎及  
 至後世陽駕聖語而陰刺玄理其平常所用功者專  
 主汰私欲以無容其非以修身則反觀內省欲無留  
 纖瑕微類乎中以治人則督察苛密疾惡已甚不錄  
 其功而咎其過不取其長而計其短上焉者雖清高  
 可仰而下焉者傲狠可厭此後世學問之所以不唯

切

無益於人而却貼之害也忠恕之驗吁嗟大哉夫子

謂可以終身行之其以此歟寶永戊子臘月

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說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  
 亂集註曰言積之厚則用有餘慶源輔氏曰良農不  
 患年之有凶而惟患乎畜糧之不厚君子不患乎世  
 之難處而患德之不周新安陳氏曰孟子不言利而  
 此言之主周於德而言借以為喻而引起耳諸說皆  
 二句于說最不得孟子之意大抵先儒不看透孟子  
 所謂利字或以為珠玉財賄之事或以為安富尊榮



管

之事故此章亦以周利為饒財之意者非也利是放  
 利之利利已而不營人故首篇及卷宋經章皆與仁  
 義對說前章亦與善對說分舜跖之別此可証也周  
 是周遍無遺漏之意周于利者凡事之可得利者盡  
 力經營無有所遺也周于德者凡事之可進德者兼  
 取旁求無所不至也故以對說要知此二句非是兩  
 下勸人也亦非以上喻下也蓋一正一反為說猶喻  
 義喻利之謂欲其捨彼而取此也故古義只註下一  
 句陳氏謂孟子至此言利尤謬矣壬寅五月八日  
 意必固我說二則

編述聖人之言固難然較之狀聖人之德行猶為易  
 論語中所載如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子之所慎齊  
 戰疾子不語怪力亂神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子絕四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皆非聖人自道而門人弟子平  
 常察聖人之行事而目之也其中教也慎也不語也  
 罕言也猶可知矣至絕四一條不唯不見於言亦不  
 著於行聖心密運自然而然非審視熟察從之久而  
 信之篤豈能為此言乎  
 毋意如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是也毋必  
 冉求為子華之母請粟既曰與金及其請益則又曰



之

與庚是也。毋固。答陽貨曰：諾。吾將仕矣。是也。毋我。如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是也。此一係壬寅九月廿五日夕草

恒字說

聖賢之教人，也。事各有其方，接人以仁，而立己以義，乃至事君之忠，事父之孝，兄弟之友，朋友之信，莫不各有其所專焉。但所謂中也一也。恒也者，則事無所專，主而凡事不以此為準，則不得。譬猶鑿之用藥，補瀉涼溫之宜，各對其證，而斤兩錙銖之差，則凡方莫不皆有焉。執中之訓，著于虞廷，一貫之旨，載于魯論，其為要道，夫人能知之矣。而至於恒也者，則人不知其

為要務，蓋人亦非無志也。或銳乎始，而退乎終，或勉勉乎少壯，而悠悠乎耄期，則雖有為而無効，為其無恒也。必也終始惟一，無有警縱作輟，而後可期其成矣。故易之六十四卦，曰事設教而必立卦於恒，系之離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夫子亦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又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豈不可信受乎哉？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書云：慎終于始。此聖人之所以有始有卒，而以恒為教也。作恒說。享保壬寅九月廿五日

莫忘說 示藤岡弘軒



防州巖國鎮武職某丐予書莫忘二字曰此吾先人之所遺囑未諳其義願著其說予亦不解其意如何然有一說昔魯有徙家而忘妻者哀公舉以問諸夫子夫子曰殆有甚焉者昔夏桀忘其身甚矣哉忘之為患也小而喪軀墮業大而敗家失國顛覆典刑宗廟丘墟忘之一字皆為厲階人苟能莫忘則為上而不忘為上為下而不忘為下兢兢業業各服其務亦何有禍敗之可虞遺囑之意其在此乎若夫懲於執滯不化而務坐忘者老莊氏之所道而非所論也吾子以為如何

享保八年癸卯夏五月日

學說贈戶倉清民丈人

學將以知人之所目為入之道也古之聖人其能盡之而造極者也故其言與行皆可以為萬世之法載之于書以為經而後之欲學道者莫不於斯乎是替焉然亦不能純者豈其以庸言庸行為非盡人之所以為入之道而求諸高遠故雖不敢倍聖人之道以立說而不免迴聖人之言以徇其所好耶道於是乎岐矣學者當知道為入之所以為入之道而一遵聖人之言行以為範則庶乎其不差矣戶倉清民氏嘗在京府拘於法而不得面文字往來者屢矣東還以



來屢辱簡牘見求予言以嘗所聞父師者奉酬盛意  
享保十年

景蔚說

田崎生播之產也侍父寓于京師來受學于予請其名予因其字文進名之以景蔚又問其義仍為說曰在易革上六曰君子豹變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先儒曰君子謂善人良善則已從革而變其著見若豹之彬蔚也蓋人之於學也不進則退無一定不移之理故古之書每曰日躋曰日新聖賢之德尚移其進而不已則其文采之蔚然者亦豈不可仰觀也乎

予欲生之景聖希賢進而不已以蔚然其文采為書以勗之云  
享保十年 亥鵬月

為君難說

予每讀魯論至定公問一言興邦夫子告之以為君難未嘗不掩卷而歎曰大哉聖人之言何其簡而盡推之萬世無窮也予觀秦漢以還名臣黷士啓沃之言其所勉而進者敬天愛民之實舉賢錄才之典其所戒而遏者聲色狗馬之好土木遊宴之侈條目悉矣利害明矣其心非不忠也其言非不切也而往往不省或蒙報罷中庸之主因被踈斥累戾之君招其



謹責豈其術之不至哉。蓋不得其本故也。君臣之間  
尊卑勢隔。束縛羈縻。既非所以制上。迂濶煩苛。亦不  
得中其要。苟告之以為君之難也。君聞其言。繹而思  
之。則儆戒之心自存。逸豫之念自遏。凡事之裨於治  
者。必思舉而行之。更之害於政者。必思鋤而去之。條  
目不必待陳。利害不必待舉。而綱紀立。衆心服。可以  
興隆國家。而永其祚胤矣。推之士庶人。亦無不然。推  
之萬世。亦豈有異術哉。夫子之言。蓋明其本也。實松  
丈世宦于肥之佐。嘉掌文學之事。頃蒙過訪。徵予述  
為君難義。將以進之。其君子喜其與嘗妄意者。曾為

說以還之。其得致君之道乎。享保壬子  
歲五月日

公彝字元叙說

書曰：彝倫所叙。又曰：天叙有典。彝言其常也。叙言其  
有次序也。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交。萬世不  
可易而自有親疎貴賤之等。不可踰越。故謂之彝倫。  
謂之天叙。言而違焉。則為邪說。動而離焉。則為暴行。  
森田生從學有日。頃者來丐其名字。因名以公彝。表  
以元叙。庶幾其顧名思義。以盡人之所以為人之道。

云爾。享保壬子  
長至日

德純字粹夫說

昭德先生文集 卷之十 古義堂藏



人之為事恒患乎不能純一故雖為其事竟無其効  
 天之所以為天聖之所以為聖亦曰純而已矣故易  
 文言稱乾之德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純者一而不  
 雜之謂也純之義大矣哉千種氏之子嘗自勢州來  
 學于予塾命之曰德載比日亦丐名其弟因名之以  
 德純表之以粹夫欲其純以成德為說以還之云  
乙卯歲六月

廷贊字良佐說

高谷氏之子來自播而學于京從予學一日請其名  
 因命之曰廷贊字之以良佐及問其義則曰中庸稱  
 至誠之道曰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

矣夫以七尺之軀而與天地參者將何為哉以其性  
 之善為萬物之靈也而其可以贊化育者以其施之  
 至也生醫家之子也苟研其治術明其藥物以救民  
 瘼而有驗焉則贊造化之功豈虛美也哉庶幾勉旃  
 勿負命名之意云爾  
乙卯年九月朔

信成說

三谷丈因三浦丈見求命其名因告之以信成既而  
 又見問其說因答曰夫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  
 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此予之所本也夫信者人之  
 要道也故又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又曰民無信



不立信之用大矣哉。吁東西千里，合并未期，仍書其說以俟他日之面晤云。乙卯九月

惟岳字峻卿說

惟岳字峻卿，少角之時，既嚮學，近冠且字，來求名字，說曰：庶有以予警乎，則謂曰：詩云：嵩高維岳，峻極于天。此子之所取本也。其文美矣，其志高矣。固知非安于小成者也。然觀山者，徒跂望其崇高之勢，而不自卑而登，則如作室而無基，爾岌岌乎危矣哉。庶循序漸進不止，以至其極，則小天下之觀亦誰讓焉。因為說以勗之云。享保乙卯歲重陽日

予 崧

致君說

忠臣之事君也。君有過舉，則諫焉。國有秕政，則諫焉。朝有匪人，則諫焉。然其事已成，則不可追咎也。其端非一，則不可悉陳也。故孟子有格君心之非說。此反本之論也。然君心之非，亦豈易格哉。不唯格之者無大人之德之致，然人主生長乎富貴之中，日狃安肆，不嘗艱難，諛言易貢，讜論難進。縱得其人，竟難見效。故易有蒙養之象，傳有保傅之篇，欲養之于少壯之時，服習善道，不待發然後禁而自成其德也。蓋人之善惡專在于習，士庶人之善惡由師友親黨之所染。



人主之善惡係左右近習之所化故伊尹之事太甲不狎于弗順孟子對戴不勝欲使在於王所者長幼畀尊皆薛居州然則事幼君壯主者莫如論左右近習之人知所以致其君之道則相觀而化自進於善焉自古官寺之輩不好人主之親賢為學者恐不便己之所為每沮壞其事唐仇士良之所以蠱其君也此小人之事唯知有己而不知有國唯圖目前之利而不作久遠之計何足論哉世祿之家與國同休戚者使君親賢為學克修其德則國享其福身荷其榮上下均慶永世無替何苦而不欲善其君哉所謂善

其君者不必靠書冊誦聖賢以告之于其君濟濟多士亦不必人人為學是非之辨衆之所共知夫人各是其是非其非同心協力以事其君納之于善為心則日漸月摩德器自成君知其為君之難不待直言極諫而自遠非僻國無批政官無匪人於致君之術其庶幾乎享保戊申歲季秋

伯仲字說

儀禮士冠禮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鄭玄曰伯仲叔季長幼之稱甫是丈夫之美稱孔子為尼甫周大夫有嘉甫宋大夫有孔甫是其類甫字或作父賈



公彥曰二十冠時與之作字猶孔子生三月名之曰  
丘至二十冠而字之曰仲尼但殷質二十為字之時  
兼伯仲叔季呼之周文二十為字之時未呼伯仲至  
五十乃加而呼之故檀弓云五十以伯仲周道也是  
呼伯仲之時則兼二十字而言若孔子呼尼父至五  
十去甫以尼配仲而呼之曰仲尼是也今於二十加  
冠而言者一則是殷家冠時遂以二十字呼之二則  
見周家若不死至五十乃加而呼之若二十已後死  
雖未滿五十即得呼伯仲檀弓幼名冠字五十以伯  
仲死謚周道也孔穎達疏曰冠而加字年至五十者

艾轉尊又捨其二十之字直以伯仲別之士冠禮二  
十已有伯某甫仲叔季此云五十以伯仲者二十之  
時雖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五十之時直呼伯仲耳  
此二說不同朱子以孔說為是葉石林謂五十為丈  
夫去某甫言伯仲而冠以氏如南仲榮叔南季之類  
王應麟云仲山甫尹吉甫皆卿士亦以字為重此其  
說皆可疑也今按若從賈說耶則所謂五十以後始  
有伯仲之稱者已與本文自相矛盾且其以此為殷  
禮亦不見其據也而經傳所稱將仲子叔于田伯兮  
叔兮及衛之叔武等非皆必五十以後之人若從孔



說邪則二十言伯仲某甫而至五十去甫直呼伯仲耳然哀公之誅孔子曰哀哉尼父已在七十之後曲禮所謂天王其甫臯某甫及吉甫山甫嘉父孔甫邾儀父不可知皆其必五十以內之稱也蓋士冠禮所言與檀弓所記本自不同疏家不察互相調停解像禮者引戴記為說說戴記者取儀禮為證含糊不決遂致牴牾所謂離之則雙美合之則俱傷者歟故今斷以為二禮之言雖皆周人之說而出於戰國擾攘之後其說不一然參諸經傳二十以字曰伯仲某甫者稱之終身皆有明據則唯當以儀禮為正而檀弓

之說不必可從也孔疏大抵近是而五十去甫單曰伯仲者非矣蓋解禮本文不得不然而二家俱引禮緯合文嘉益謬矣戊寅正月

禘說

古人重祭祀而其禮最繁而其最重且大而後世有紛紛之說者莫禘禘禘若也禘有數義其意各殊有曰王者郊天之祭者有曰圓丘之祭者有曰三年大祭者有曰五年大祭者有曰喪畢吉祭者有曰春祭者有曰夏祭者其義雖殊其為大祭則一也故爾雅曰禘大祭也其曰王者之大祭者大傳喪服小記之說



趙伯循祖之以解論語大傳曰禮不王不禘又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疏云禮唯天子得郊天諸侯以下否謂郊天也非祭昊天之神也邢氏所謂祭感生之帝於南郊者指此而言禮所云魯之郊禘非禮及外重祭則大嘗禘是也其曰圓丘之祭者祭法所謂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鄭氏曰此禘謂祭昊天於圓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正義曰虞氏冬至祭昊天上帝於圓丘大禘之時以黃帝配祭夏正建寅之月祭感生之帝於南郊以嚳配也是郊在正月而禘在冬至也其曰三年大祭者春秋僖公八

年禘于大廟杜預曰禘三年大祭之名大廟周公廟正義云其大於四時之祭故為三年大祭之名言每積三年而一為此祭也其曰五年大祭者公羊傳文公二年疏引春秋說文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爾雅孫炎注亦曰禘五年大祭也其曰喪畢吉祭者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杜云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所謂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僖公三十三年及晉人之辭昏答穆叔云以寡君之未禘祀也是也漢孔氏用之以解論語云禘禘之



禮為序昭穆故毀廟之主及群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正義云禘者二年大祭之名禘者諦也言復昭穆之次審諦而不亂也是也其曰春祭者祭義曰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郊特牲亦曰春禘而秋嘗鄭氏曰春禘者夏殷禮也周以禘為殷祭更名春祭曰祠是也其曰夏祭者祭統曰夏祭曰禘秋祭曰嘗王制曰夏曰禘秋曰嘗鄭氏皆曰此蓋夏殷之祭名是也噫禘一也而其取義各異而弗能相一者何也蓋戰國之間兵戈動勦載籍弗傳先王之禮樂殘缺罔遺漢章句之徒撥緝之於煨燼斷簡之中妄意窺測以

今

傳後世故令不克各定其說歸之于上學者當識其大者而其餘繁文瑣節不知不害為君子者則闕之可也

徒善徒法

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古注云但有善心而不行之不足以為政但有善法度而不施之法度亦不能獨自行也集註云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按字書徒空也但也凡物無因之謂徒禮王制曰君子者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方慤曰徒行謂無乘而



行也徒食謂無羞而食也又詩暴虎馮河注徒搏曰  
 暴徒涉曰馮爾雅徒歌曰謠故知所謂徒善徒法謂  
 不因先王之法而自為者非心與事之謂也善是見  
 于一事法是見于政令蓋有仁心仁聞者非無一善  
 之可見一法之可取如梁惠之移粟移民而民不被  
 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先王之道者治天下之  
 規矩準繩也不由之故謂之徒善徒法猶徒食徒行  
 之徒孟子此章通言治天下必有其法首舉規矩六  
 律下言丘陵川澤而引詩言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  
 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皆言凡事之必有所以因

也孟子每舉堯舜文王為王者之法此章亦平生經

濟手段 壬寅夏五月

名子侄說

辛丑夏仲弟長英始舉一子至冬十月子亦得一兒  
 長英請名其子因名之曰世廉廉惟伊藤氏之先世連  
 長字載在姓譜可攷也故自祖以上命長字子一行  
 兄弟因之亦本邦近例也然中土之禮兄弟連名昭  
 穆之叙明而易辨今茲英亦得次息因名之曰世德  
 遂名子兒曰世俊欲其克念爾祖以世其澤也時享  
 保九年甲辰八月



依齋說

道不可須臾離而仁為大故夫子既曰志於道而又曰依於仁海保氏之明在東武自乃翁健亭氏啟尚古學頃因大村夫之西上請別號為名其齋曰依以成其所志他日得會面尚相與講討依仁之義因為說以寄之云

享保九年甲辰之歲五月

德弘字信伯說

千種見伯翁携其令子自勢州來投予為師執弟子禮遂寓于塾既而請名因命以德弘表之以信伯又求為之說乃告曰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

為有焉能為也蓋執德常貴乎弘而其弊必致信之不篤德既弘而信亦篤其庶幾乎此其取之之意也

享保甲寅歲季夏

奇童說

世之夙敏穎悟者多矣而其卒也未必皆賢者也而古之賢者其始也未必皆夙敏穎悟也夙敏穎悟者其果不可為賢者歟世之所謂幼而聰敏者吾知之矣五歲而誦詩書則曰奇童也十五而能焉則凡人也十五而講經屬文則曰奇童也三十而能焉則凡人也世之人唯見其五歲而誦詩書十五而講經屬



文以為異乎衆而望其終身之異乎衆也者過矣終身之異乎衆者豈慧俊才辨者之所能遽得乎哉必也真積力久仁漸義摩薰蒸乎德化之中浸漬乎禮法之場而後始可得也已故世之夙敏穎悟者其卒也未必皆賢者也昔者張童子九歲而舉于禮部韓文公贈之言曰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善哉言乎世之人不知出此徒觀其篇章敏富酬答辨利目為神童也則父兄之無識者亦從而誇詡嗚嗚嗛嗛溢美過譽不嚴規誨唯聲價

馳騰之悅希得升斗之祿焉其既得也其人亦自以為吾事畢矣恃材陵衆之意滋輕佻浮躁之態肆志得氣滿學殖荒廢經史圖書束之高閣二十而所得無異於十歲三十而所成無異於十五也不翅弗得就其器亦且斲摧之并其嘗所粗得者而喪之矣欲為鄉人不可得也噫天下之奇材何限也哉能養有成則皆可以為賢者矣而為父兄所賣弄師友所譁張賊其美質吾甚惜之故書以告之  
元祿辛未之歲  
 ○辛巳之春大  
 叔并符善五郎因稻若水氏請書此文二月下  
 辭書以往之時稍改竄故與名賢集所載差異

點灸尺說



點灸紙尺傳自朝鮮國楮厚紙為之濶五分許長二尺六寸二分疊為五摺每摺二寸七分弱五摺分為十段每段畫為十分以當一寸背尺分為三等上等中等下等每等畫為七十分要點穴時先將表尺量當人骨度大推至長強若干假得六寸半則以背尺六分半為一推七寸則七分八寸則八分皆如之數至其椎始點自大推至六俞用上等七俞至十三用中等十四至長強用下等蓋人身骨節上下促而中寬故尺亦隨之為三等逐椎旋移以定隧穴肥人肉豐骨度難辨者以此推焉則自可知矣辛未之歲予

得之肥後州吏宮原宗精云得之醫官親康氏當時嘗為說記之爾來有人屢就見索為重訂云

享保丙午六月



紹述先生文集卷之十 終



寶曆八年戊寅春三月刊至此



*[Faint vertical tex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自十一至二十册出

寶曆八戊寅年三月

平安 書林文泉堂 林權兵衛發行

間之町柳池上町



